

年味渐浓(组章) 庄海君

腊八的故事

腊八,岁终之说。
大地之上,无限辽阔,阳光的厚度与湖水的倒影成了对立面。
旷野上,我在回乡的路上,站成了一粒日子。此时,山林有风,与腊八的故事一同吹过眉间。
腊者,接也,猎也,祭也。
腊八之后,年味越来越浓,眼里流淌的山河灯火,嘴边转弯的乡愁气息,慢慢行走着的生活脚步。
老屋前,想念的亲人越来越多,手中捧着一碗粥与一个姓氏。这一年的谣言与想象,都成了腊八的故事。
空气中,散漫而安静,直至一道光芒迎面走来,仿佛抓住了一切声音,又像是被声音网住了。
腊八之后,我坐上了春天的列车。

小年岁月

小年不小,于岁月而言。
这一天,年的气息越来越浓郁;这一天,所有人已回乡;这一天,我向灶神说出了故乡的正面与背面。
我想写一章散文诗给小年,日子推着无数个符号前行,当身体有了往昔的状态,这一生的光阴都是赞美的。
故乡前方有一条小溪,小溪的两端是山林,溪水流过的地方,草木依旧生长着。
听说,记忆是雕刻而成的。记忆中,卷本翻开,有管三,有民四,有船五。
此时,风雪上山,阳光落影。写给岁月的笔墨还未尽,那一章章的散曲词话,皆为口中方言。
于小年而言,岁月是我生命里的一条大河。

大年夜守岁

祖母说:“旧岁至此夕而除。”
此刻,风雪已装满我的身体,脚步也越来越沉重,眼里的乡愁是一条河流,流遍我梦里的每一寸土地。
岁除之日,耳边又响起了祖母的声音。
守岁,守一生的平安,每一种想象都有光芒,每一个想法都写上了岁末,都对好了时辰。
赶在大年夜到来之际,清洗旧时光,栽一株柳枝,向着东边。尔后,贴上春联,贴年画,贴窗花。

这一夜,与亲人们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说出生活的日子。大于一切的是感恩,是来自春天的赞美。
写好了一年将要完成的方向,终夜不眠,以待天明。
守岁的时候,我听见了响彻生命的第一节爆竹声。

春节犹春季

斗柄回寅,从日起到日落,我们共度着一城的灯火。
这一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拥有春天的色彩,与一年中幸福的温度,从未错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可以看见红色的风声如约而至,继续诉说着古俗与遗迹,一卷一印章,一册一岁首。
可以读着春联,犹如春季入户,指示的事物渐次露出日子的痕迹。
可以写到夜归航时分,人群中,云深处,我们说出了时间的光芒,过去的路与新的故事一样清辉。
回乡拜年,或有漫长的余音,或有另一章节的星光。
我们处于岁旦最好的状态,寻找最温馨的一部分,写在这一天的黎明之前,致意生活。

元宵灯火

上元夜,东风一直在燃烧,是谁发现了灯火的秘密,有关想象及一切,璀璨如钻。
念着今宵,一路绽放光芒,从滚烫到沸腾,从花开千树到一城繁华。
此刻,最适合吃上一碗元宵,回忆这一生的纯粹往昔。
从看见阳光到梦如阳光,一城繁华与半生浮沉,一扇灯火闪现间,隔开了书上的风雨墨迹。
镜中灯火,即儿时的光阴,直至春天归来,大道蔚蓝。
走元宵,闹元宵,生命的意义是最好的归宿。
一直以来,寻觅着故乡的踪迹,走走寻寻,一遍又一遍,或有尘埃落在身上,或有灯火照亮前方。
这一夜,赏过花灯,猜过灯谜。灯火阑珊处,回首再回首。还好,那位故事里的元宵姑娘一直都在。



过年的炉火 白土黑石

为冬天而生,为温暖而生。
炉火,这冬天耀眼的火焰,在寒冷中站立,楚楚动人。
为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为了一壶香气袅袅的热茶,为了一桌的欢笑,炉火捧出心底的火红,点燃冬天,点燃腊月,点燃除夕,直抵新春。
一只炉,曾空出季节,空出春夏秋冬。
在冬天到来之前,它允许那些炭在远山用另一种方式存在,以青葱装点河山。
斧头、锯子,听从炉的召唤,赶在冬季,赶在寒冷到来之前,它们最终把一块块炭送到炉子身边。
一双双沾染岁月风尘的大手,最终完成一块块炭的愿望,以火焰的热烈,烹煮生活,烹煮

岁月,让冬的寒冷远遁,让温暖穿越冬天,温暖年关。
炉火,站在冬的季节里,抵挡来势汹汹的冷,给一间屋子、一方庭院,围砌温暖。
炉火,过滤那些漂泊过的带有杂质的乡音,让乡音重新回到纯正。
炉火,让远道而回的游子,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彼此更加亲切起来。
炉火,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围炉而坐,把酒话桑麻中,生出相见恨晚的暖意。
炉火,让长辈的叮咛与期望,悦耳温馨;让晚辈的祝福与孝心,温暖圆融。
过年的炉火,是团圆,是祝福,是希望,是家的温暖,是人间最美的祝辞。

新年花事 章铜胜

郑板桥在一幅《寒梅图》上曾题诗:“寒家岁末无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板桥先生是深知民间疾苦之人,辞旧迎新之际,贫寒之家并没有多少的事情可做,主人从冰天雪地里剪得一枝梅花回来,插在一个粗陋陶罐的清浅冰水里,也算是增添了一点新年的喜庆氛围。
汪曾祺先生在散文《岁朝清供》里写过,他曾见过一幅旧画: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题目:“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汪曾祺先生看到的那幅旧画,不知道是不是板桥先生的题诗的《寒梅图》,如果是,便是汪曾祺先生记忆有出入,如果不是,汪曾祺先生所见到的可能是一幅和板桥先生题诗的《寒梅图》相似的仿作。不管怎样,从板桥先生题诗的《寒梅图》和汪曾祺先生所见的旧画里都可以看出,新年的喜庆里,应该是和花事有关的。
今年,我家新年的花事是纷繁的。前几天,妻子将放在阳台上的素心蜡梅,移到了楼上的走廊里来,我是在闻到蜡梅花香的时候,才发现它的。这株蜡梅经过修剪,形态已经好看了,如今正是开花的时候,一树的花苞足有百余个,虽然算不得壮观,也是颇为可观的。这株素心蜡梅已经栽了好几年了,今年才有些气象,现在已经开了的花苞还不到三成,到新年时,该是它花开得最盛的时候。
阳台上的红山茶,早就开了,也许已经习惯了它的花期绵长,红红的山茶花在碧绿油质的叶间,并不耀目,可看不可看。只是,山茶花红色的花朵,在新的一年里是应景的。
瑞香,有浓郁的花香,它是在每年新年时开的。我家有两株金边瑞香,长圆形的叶子镶着一圈金边,煞是好看。夏天时,我就常在阳台上看它,看它抽出一层新叶,过不了多久,又抽出了一层新叶,蓬勃地生长着。今年,那两株瑞香比去年换盆时长了不少,它们在高高的盆

里,像模像样地并肩而立,彼此顾盼,我也在盼着,盼它们早点儿开花。这几天,我发现两株瑞香每一个小枝的枝顶都有一小簇紫红色的花苞攒聚着,过两天,瑞香就要开,到时移到室内来,新年里,就有了满室瑞香的香气了。
前几天搬回来两盆催花牡丹,数了一下,共有10多个花苞。在搬动时,不小心弄掉了一个牡丹花苞,花苞落地时,竟发出了“嘭”的一声,心里先是一惊,又有些微的心痛,马上就要开了呀。捡起那个牡丹花苞,很紧实,也有一点沉坠的分量,就愈加怜惜。几年前的春节,一位朋友也曾送过我一盆催花牡丹,我把那盆牡丹放在向阳的窗台前,每天用喷壶给它喷好几遍水,那棵牡丹花开得很大,紫红色的花和嫩绿的叶子相映衬着,十分讨人喜欢。这两盆牡丹和上次的一样,也是紫红的,到了新年时,也一定是花开鲜妍,富贵亮丽的吧。
过年,还应该用清水养一盆水仙,水仙的球茎应该是精心雕刻过的,从它的球茎上抽出的葱管状的叶子从不同角度分开,才更耐看一些。养水仙,我喜欢用龙泉青瓷的椭圆形盆,颜色略深一点最好。新年时,水仙开了,叶翠绿,花白蕊黄,多好。若是耐心一点,剪一些红纸条,在水仙的每一根叶上围一个红纸圈,就更加好看了,也更显得喜庆了。
新年的花事里,还应该插一些鲜花。鲜花可以从花市里购来,也可自己选择和取材。剪几枝蜡梅,或是梅枝,用瓷质的胆瓶,或是梅瓶插着,随枝造势,都是不错的。周瘦鹃曾用古铜瓶插梅,想来也是古意盎然的。
秋天的时候,我在江边的小山旁发现许多南天竺。入冬,南天竺的果子已经红了,连枝叶带果实地剪几枝南天竺回来,插在瓶子里,也是不错的。
新年里,触目有花可看,便有了一些鲜妍可爱的意思了。

诗歌

与春天交换一次粉红(组诗) 陈少华

春日

一些花儿争艳,一些蝴蝶翻飞
一些鸟鸣清脆

是春日在酝酿一些绿
是田野在忙碌一些人

适合写一些情书
适合用春天造一些句子
无论长短
都不能隐藏一些秘密

一喊天就亮了
一喊水就明了
一喊山就高了

喜欢阳光的,总是忘记了位置
走神的样子
多像临水一方的柳絮
摇晃不定

桃花粉红

稀疏的枝丫可数
零星的桃花可数

什么时候满枝已无可纠结
说起粉红,就想到桃林
一步一朵桃花,顺着你的眼神
风情已来

记得为蝴蝶而选择梁祝
记得把那件粉红衣裳也穿上
桃花一朵 云霞一片

你那不可辜负的小脸上
羞涩已过,仿佛自己
与桃花交换了一次,粉红
也该啪啪作响

香椿芽

落叶之后,一夜春风,把枝条弄得
呼呼作响

应该有的暗红拒绝了什么
抽出的芽不多
同枝的叶片,也不多

偌大的一棵香椿树,裂开了树皮
多像母亲起老茧的手

我钟意的香椿芽,与折耳根、莴笋
一起拌上盐
随意一夹,就能装下一海碗白米饭

香椿芽尚鲜嫩,一小捆,不重,二两
集市上,买走的人
把自己藏在乡野,有意折返

春水流

流下的溪水,如一把利刃
把山劈成了两半

这让春天清脆起来,声色过于依赖
以至于清澈得可以看见倒影
往身上贴满水纹的,是你

是你相信了流泉与飞瀑
水花多情,一碰,就落入心头
忘了一些山洪,也会提前暴发

杨花开时,你扔进的石子
比落下的花瓣还多
像是春水,一直取悦自己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公益广告



乘节约之风
养良好习惯